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道性善章

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溫。金之堅。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節。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至言哉。前後之聖多矣。必稱堯舜者何也。堯舜性之之聖。隨其運量不暇安排。全體呈出本來面目。以之證性善最爲易見。更無可疑。若反之之聖。微帶學知利

行之意不免稍費推測觀孟子察今人之性善必於乍見嘑蹴時求之可想見必稱堯舜之意　可見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性善上加得分毫人人此性人人此善人人堯舜矣　世子之疑疑堯舜也觀孟子引言三段可見然未知堯舜之與我不二正是性善之旨未徹處　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原旨云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

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予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　此二句正教他勇猛從性上做工夫下章喪禮學校井田皆性善作用處　孟子言性善而卽歸到可以爲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

滕定公章

疑問云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值親之喪眞性發見故有之鄒之問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略爲

人攜沮故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見古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云耳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當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盡其其君薨聽於冢宰之禮而不他求矣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盡其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之禮而不他求矣至可謂曰知吊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卽此便見人性之本善處魯不行三年之喪後人短之非周公法也志之先祖立法之祖也父兄百官之所謂先祖則以壞法爲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爲先

祖教後人之詞。或云觀此則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以日易月。不起於漢文也。曰周公負扆以朝諸侯。遭流言之變。故成王薨康王旣葬卽位諒陰制不行。自康王始也。或其時別有制。如人臣墨縗之例而後人不傳歟。今亦無考。

民事章

通章只重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民事之急者。莫過於制產。而制產在復周初所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先於定經界。中間前段雖以世祿並言其實世祿與助法相爲表裏。世祿行則助法不得不行。後段雖以

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爲庠序一條。亦是說恒產旣制。而恒心可復。與後段言井地而說至百姓親睦意同。總只重民事上。舊說以恭儉作禮下取民根子。以禮下取民作制祿分田根子。又以君子小人主田餘夫之田與禮下取民相照應者。似於本旨失輕重。　疑問云、恭儉二字。不必太分禮下取民有制亦不必太分。只重民事上說。　徹者徹也。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謂助爲徹矣。但周家

立國之始。更申其名以爲一代之制耳。其實有增用而無變法。　觀下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自是行周之徹法耳。只緣當時徹法盡變爲貢。更不知周之所行。即是助法。故抑揚貢助以見助之不可不行耳。龍子節是說後世行貢之弊。若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豈有大禹行法而使民盻盻然者乎。說者當有分曉。　虛齋云。庠序節是言三代敎民之法。如此。非使文公並設四學也。若滕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古者國學唯天下之都。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在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以次升之於國學而

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按道云云學記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即學以藏粢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外則參行六侯國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共說小與孟子異故載之。

大全云、曰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曰中國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於什一之外矣。國中地沃饒。故不嫌稍重。此二句正周之徹法。行徹便是行助。不必以貢助並用為疑。朱子云、圭田是卿當受田六十邑為二百四十井之外。又與他五十畝也。餘夫之田。亦在一夫百畝之外。又

云圭田是以公田之在民者給之。古者田祿皆以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為之屬圭田想亦如此。又學蚯解云、圭田是卿大夫已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之身。則有田祿可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

死徙節是言助法之善。而方里節又申言之。重在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是畝畝之中。而朝廷之法。禮教之風。未嘗不在助法之善。一至於此。若說詳井田之制。則野九一而助中已包有方里而井四句。何須更說。疑問云、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

巳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朱子云、前面記的是個硬局子。須要變通得合人情。宜土俗。方是潤澤。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的意思。溫潤滑澤方可行得。

附錄黃日鑄井田解云、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也。曰宋儒慨然井田而卒難其行。張橫渠欲置田一丘試之一方。不遂而卒。將由阡陌既裂此法。比於舟陸輿。曰此宋儒之井田。未必三代之井田也。井田之說。略存乎孟子之書。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後儒因

以爲井田之制截若棋局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不知自有土以來其田之或短或長或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所必不能矩之使若井字者也。何今古之有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田也而求之阡陌毋乃先儒之過乎。曰子疑先儒并疑孟子耶。曰吾信諸孟子故不敢然先儒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牧助於黄帝洪荒之後而夏后濬畎澮川不俾更定宜矣。至殷而易五十爲七十至周而易七十爲百畝。借令必易井而更界之田不加富而率天下以奔走阡陌

之間其綦當甚於商君然則奈何曰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籍可以改物而新田不可以代王而改譬之易主更業在司契佃冊之易而田如故也曰忠質文之遞尚也有不得已焉一夫之授何以更爲曰此亦不得已焉田漸而墾事增而煩以一夫之事配一夫之授以天下之夫配天下之田則五十而七十而一百疑亦聖人所無奈何也又肯無故而更置阡陌乎然則曷重乎經界曰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中之經界也何以界名語有限也何以井名語畫一也如必九區而爲井則必三流而後可名爲川三峰

而後可名為山也無此理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於九百之數或不足於數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則名為之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第為之彷彿如學算者之舉例胡可泥也故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惟經界在籍不在田故去籍也否則時無商鞅阡陌固無恙中公外私之制一目可瞭矣必影響想像證諸大田之詩而後知周之亦助也哉然則鞅不裂井田乎曰鞅之所裂者田間廬舍之基與田水蓄洩之道聖人所饒而不取以為萬世無窮之利者而鞅悉任之為一時之

富則田若闢而實爲磽确之漸其究至於盡爲莞萑政如治河者不饒其地以與河而爭河之居是以河患與民終始人以爲水之妨民而不知民之妨水也此其類也此鞅之罪也而以爲井田廢於鞅則當去籍之日廢已久矣鞅於何誅曰欲復之奈何曰惡之去其籍利之舉其籍可也而籍亦不必索之古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眞籍也諸侯之所不得去自圭之所不得損新莽之所不得借而何憂乎商君有能師其意不泥其法如董江都之限田丘文莊之配田皆井也即於兩稅之中而不失什一之意亦井田

也如必矩而井之官而授之何論今日悉三后不相
沿矣故正經界在籍不在田而復籍者又在美意不
在良法不且新之續耳此又寧獨一井田也曰夫授
百畝恒數與曰此亦爲之則也田之肥磽也亦古今
一也則壤成賦禹貢已備而欲比而百之當不其然
疑必有以百當十以十當百要以不失百畝之入而
非以畝計也至若卿以下之有圭田也不及卿與非
也卿祭之矣祿有差而祭田無差孝思一也然則孰
爲之耕乎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而以在
官執事者終其畝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餘田

以厚弟乎非也將屬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內乎家有四弟則無田以給之將屬外乎天下之田供餘夫之不足矣且未室弱弟耳不令服勞父兄之疇而示之異處淵畧於同胞之訓而責親睦於同鄉異姓之家抑豈先王寓教於養之旨乎然則孰爲之餘餘夫者閒民也周禮閒民轉移執事是即庶人在官而因取公田二十五畝之入以爲代耕之祿云爾國中何以賦也貢與非也國中者中於國也古者致民聚貨恒於國中是賦其廛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寬於九一故曰什一先王固以抑末而未始不資飭化貿易故

亦寛之其欲緑南畝者則聽其受産故曰使自賦也如曰田不可井則政恐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爲井田說以上質先儒後俟君子

許行章

通章作兩大段自首節至亦不用於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節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治市段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子辨且見巳學之之故似亦可原故孟子又闢之　疑問云孟子折並耕則稱堯舜責倍師則稱周孔是其學有根源論有定據處許行亦是個奇人他說神農是個開天闢地治天下

的大聖人如何不學却只在帝王脚下盤旋局面便
小其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爲其粗
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焉耳此等議論新奇
高妙陳相安得不動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
結繩畫裳之治治之也故孟子歷舉堯舜治天下事
以破之　原旨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俱本厲民
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與天下等事俱本饔飧而
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食字俱本
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幾憂字俱本勞心
字生來　只以粟易之一句孟子闕許行之要領已

得因要服屈他故直說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以下纔方正說　當堯之時至暇耕乎並不暇耕意巳透忽轉堯以不得舜爲巳憂一段見聖人所爲遠過並耕萬萬　叅元漫語云人倫五句五有字重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而近於禽獸故敎之使復其有有對無說敎因失立也　刪正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自得即德也振者振作振動之意心得易蔽而難常惺故須振之使天理不昧耳　初問云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上二

句用人字下一句用天下字人字便有人已相對之意規矩窄小天下事則生意無邊矣 講錄云以天下與人易句輕不直說爲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上見得其恩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爲其難眞是大哉君哉矣又何用於並耕哉 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不可說壞了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得見則以弟以孫爲之三子事有若之心亦此意也與曾子各見其是江漢二句直指心體上說焦弱侯云曾子云云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

盡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　孫奭云江漢以濯之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暴之至明而不可掩　口義云許行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爲聖人逆其理所以爲異端

夷之章

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於墨教而厚塟其親曰

施由親始。皆發於一本而不自知者。特習聞愛無差等之說。慣之耳。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理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夷之愛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人之本於父母。猶木之生於根荄。自根荄至枝葉。自有小次第。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從這本上發出。故曰一本。墨氏

視他人之親無以異於吾親則是愛不從親立而人人皆可以立愛故曰二本朱子云愛無差等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此語最妙　天使二字亦重但此使字是自然之使子之於親其真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已者下節非為人心中等字可見　虆梩節上世不忍其親而制為虆梩之禮與夷子從墨教而不忍薄虆其親皆是發生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虆的誰說他不是即此可見仁人孝子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知厚虆之為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他日過之是已置

不忍忘復往徘徊非漫然之過　蓋上世蓋歸反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云云　憮然爲閒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

陳代章

陳代是欲孟子迂身以行道不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觀其末節云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又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身與道豈是分得二件的　前面破他一利字後面指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詘行道者斷斷不可襍一分利心也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彊可

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在良則可。在士則不可。

儀衍章

戰國游說成風。秦衍主縱。儀主橫。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而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艷之。其實皆是陰陽押闔窺伺人主意旨而爲之。觀蘇秦初說秦以橫。不合退而合縱可見。故孟子鄙之曰妾婦。　李九我云、居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體上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心無偏倚便是立正位。心無邪僻。便是由大道。不必以仁義禮實之。

初問云、得志三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

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遍宇內矣非孔孟其孰當之　管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節氣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偽丈夫

周霄章

管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而孟子則執不見諸侯之節孔子出疆必載贄而孟子則待君之就見何

其不同也彼一時此一時也春秋無竊國之諸侯士雖與邦猶有君臣之分在戰國多竊國之諸侯士雖欲仕隱然猶以未受王命之禮貌責之得借古師臣賓臣之禮以示亢也周霄未省及此而孟子亦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苟合淺言其義耳　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與答陳代章同意　疑問云男女居室本是人倫事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自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王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　刪正云覲士

之失位句則知三月無君乃先有君而後無君者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所以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　一說弔只是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句可想見

疑問補云士出疆以爲仕也農夫出疆爲耕也農夫豈爲出疆反舍其耒耜哉則可知士之載贄矣

彭更章

疑問補云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斯人何人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也豈無事而食者哉　守字待字俱有理會

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也此便是繼往開來

管登之云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爭孔孟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爲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强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跡傾君大丈夫生於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群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

不能愸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前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築士一時傳食之餘歆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以不可盡却也原孟子遊齊梁之心全不與孔子欲易無道入有道之心而其跡則大遠於孔子脫驂與傾蓋問津與執輿之迹此實時勢所驅出於萬不得已耳又云然則何不直露此意而反云云者何也曰更亦責介公子

也使測此幾而倡言於君卿大夫間不惟遊士無所容身而士價亦日輕矣故孟子微之而第表士之功在於守道開來亦是天地間之正論伸此可以詘彼

愚按聖賢如此類絕多不知者不可謂讀書

宋小國章

按國策王偃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王大喜欲霸之速成乃射天笞地焚斬社稷罵國老諫臣爲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又呂覽載其齊師近而諱言其至殺使者之報至者三此一妄庸人耳卽滅滕伐薛取淮北

之地果能爲匹夫仇餉如湯之伐葛者乎果有士女可綏如武之取殘者乎萬章稱其行仁政不知所指當是假仁假義如襄王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耳不知無湯武不得已之心而用兵祇自速其禍也君子謂宋之亡不待逃倪侯之館之日而知之也

戴不勝章

此章是教不勝進多賢以輔君也疑薛居州亦不勝所薦故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不見諸侯章

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

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泄柳古之不見諸侯
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爲已甚者然
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一見耳
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鄙媿此兩項人由
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本文原說君子之所
養不說二子之所養　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
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
正　疑問云、欲得權豪之心不知費多少精神打點

故云病於夏畦。赧赧然是其神明獨覺中。自欺不得處。

什一章

夏雲渠云、末節只就攘雞者言。正意在言外。曾云、孟子之論正矣。論到委曲調停處。吾亦未敢盡以盈之之說爲非。

好辯章

疑問云、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　原旨云、自堯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變而爲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爲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止氣化矣。然

猶上虐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弑君者止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賊而率獸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是時只有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却稍難。謀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則匹夫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然猶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動人。孟子只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俯仰千古孟子最難　講錄云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　疑問云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事挽回氣數上　講錄云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儆予此便是人事挽回氣化處　疑問云承堯之後便說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周公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曰有作則舉世皆邪說暴行

公然肆行。不止如向之輔縣虐而僅見者。此邪暴當
是權謀詭秘。僭竊奸宄之大者。故下言弑逆之事
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譬之人身正氣奄弱
之甚。邪氣乘之而橫發。比夏商之末。又自不同。唐
荊川云、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巳之爲是而
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
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辯別題目。正其
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
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
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

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卽時便知痛癢。春秋一書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卽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真心。臣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

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眞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條也　刪正云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成王以撥亂所行者莫非天子之事故曰天子之事非如胡氏實擅其權之說也知我易解罪我是誅亂賊而

亂賊亦敗誅之者爲罪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亡治而何　管登之云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背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脉孰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楊氏不以一毛利天下此急洗心而後錫類之傑也其流必先身而後君故曰無君墨子能以摩頂放踵利天下此捐身家以濟蒼生之豪也其流必徇物而遺親故曰無父　小心

齋劄記云、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麽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恁麽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奪雅。豈唯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

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　朱子云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子是個退步愛身不會理事的人墨子兼愛又弄得沒合撒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淸譚遂啓夷狄亂華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他初間也何嘗有啓夷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　初問云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曲學自

不得以人之距楊墨放淫辭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講錄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為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皆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謂正其本以勝之、疑問云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

陳仲子章

廉者只要無傷於心體非必絕人逃世而自為一道也仲子苦節為貞亦異端詖行之當闢者故孟子以

惡能廉一句斷定充仲子以下是就仲一偏之行而
推之以見決非人之所能爲耳居食從來之義不義
廉者本所不計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
亦以其所從來者詰之見其以爲義而食且居之者
那知不出於盜跖以爲不義而不食且居之者那知
不出於伯夷苟其不可知則就仲子一身已自說不
通充不盡矣兩必蚓而後可非是責其爲蚓正見人
生世間自必不可避絕如蚓者總然如得蚓來於世
何補不能如蚓而徒廢太倫真天地一大蠹也可稱
廉哉　人必盡人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

蚓。即使能如蚓不食而死。而辟兄離母。豈便是廉。他日又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以定仲子之罪案矣。　吾必仲子爲巨擘焉。非許之也。欲抑之故揚之耳。是未可知也。重不義邊。　夏云到底不說他不情而不情意隱然言外。　管云匡章是懷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此意亦好。

四書說叢卷十三終

十四

撫囘辭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鄖錦無文　訂

離婁章

疑問補云、此章鄒氏分作三截亦是。但聖賢說話。是一口氣下。何嘗說一段住了。又說一段。此章總是論爲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綴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似不必太爲分截。又云、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

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爲政。隨承說遵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爲不忍人之政。人人可繼續以行。世世可繼續以行。而仁覆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爲治者所必宜因也。 一云、仁心仁政非有二也。有是心即有是政。觀下文既竭心思而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可見。今有仁心仁聞之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問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真有實心。自然任手不得。

愚按論理誠如此。但三代以還。亦儘有有仁

心而不法先王。規模不能盡善。不滿其仁覆之量者。故孟子說既有仁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此所謂政。紀綱制度之類如云周官之法度是也。觀孟子發齊王。易牛之心而即進之以井田學校可見。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圓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疑問補云。惟仁者心思先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亦先王是以宜在高位。然夾輔

在臣言言先王之道責難陳善方可救天之方蹶彼泄泄者恐賊其君誰效恭敬以匡輔復見先王之治哉孟子見當時之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槪結局到謂之賊一語則其意可知矣　又云繼之二字宜細體聖人心思既竭欲天下萬世皆被其仁然惟此一心耳不立之政安能遍覆於天下惟本此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使後來者皆可繼續而行則政在一時仁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仁覆萬世之天下此先王之道不可以不因也　何以惟仁者宜在高

位。仁者之心。即聖人之心。思也。其所行仁。必因先王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所以宜在高位耳。補云不仁者播惡於衆。天之方蹶矣。是何如景象。責難陳善。全在臣子之匡扶。乃其臣無禮無義。言非先王之道。君上奚賴焉。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又云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叠責難於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是以謂之賊也。

規矩章

疑問云、中庸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二所以正是仁處　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於事爲之迹也。出乎堯舜則入乎幽厲而已矣。三字最喫緊。

三代章

二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捩處

愛人章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己些小設施便求効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

人者對己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人矣　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効之心故也

恒言章

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未之明言而意已躍躍可思矣孟子特別出言之耳舊說謂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似未是

為政章

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

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生其窺伺之心故惟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爲政

小德章

舊云此章全爲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殷士祼將

便是小役於太。弱役於強。齊景公之涕出女吳便是。當知孟子之天下有道。亦只從三代之英說。不及大道爲公之世矣。故大國之天當順。小國之天亦當順。有道之天當順。無道之天亦當順。孟子豈如後世之迂士濶遠於事情者哉。 今之諸侯。既不能順無道之天。如景公之受命於吳。又不肯強仁如文王。挽無道之天。爲有道之天。徒欲以弱小而逆弦大。亦終必亡而已矣。 管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

王。只可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巳。此章正應齊王猶反手之義。

不仁章

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登之云。玩不仁者可與言哉起句。多是爲齊湣宋偃二君發也。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語氣。不可從。

桀紂章

疑問補云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爲援。旣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敺。

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儆不志仁者之必陷於亡。

誦語令人心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爾也云者。足此無他之詞也。一邊下一個歸字。一邊下一個敺字。二字正相綰結。歸則不待敺。況有以敺之乎。敺則必有歸。況歸又其欲乎。此二段將得民心得天下窾綮。已說極明透了。因急接令之欲王者。見圖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又危言以動之。見失此機會。便必至於死亡。如此則王。如彼則死亡。說得如此可危可懼。見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

自暴章

此爲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卽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巳自絕於仁義而能使人人親長乎。

道在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其孩提少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乎。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於掌上之欛柄也。

居下位章

疑問補云、至誠三句。一正一反。實重在下句。若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皆是分內事。全在誠能動之。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不誠者。未有能動者。思誠之功。其可已哉。此思誠之爲人道也。 問思誠之功。安在。曰在明善。蒙引

、伯夷章

講錄云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 曰七年。日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 一說紂播棄黎老。養老之政廢。文王以服事殷。能修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是歸商也。非歸周也。不然於伯夷便說不去。◎愚按此亦後人推原之辭。當特商周之勢未分。其在周也。猶在商也。紂虐而文王仁則

去彼就此聖人無庸心也如春秋時孔子不仕周而仕列國亦復何心之有　夏雲渠云孟子論仁政之得民多矣此又提出個二老來說葢暗以自負　問如何是行文王之政曰就養老一節論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以大槩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管云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一以鷹揚之勳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迥也其所秉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勳業不但難爲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爲叔齊之

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遠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刼之也。一旦被刼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葢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卽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跡相反。當夷齊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爲各行其志。亦粗論耳。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有。故孟子同仁之。

善戰章

富強總非美事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　刪正云戰國以善戰者爲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　又云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連諸侯而使之戰鬬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逼重戰字

愚按自首章至此皆孟子目擊當時之弊有所感切而爲此救病之言其言深切著明試之立効眞如菽粟可以療饑布帛可以禦寒與他篇泛論道理因問辨論者其旨不同

辨子章

不知言無以知人以言觀人自是正法但末世滋僞亦有言不可憑者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非謂可全廢聽言也謂以言質之於眸子則法工且密什不失一矣

恭儉章

此章專爲以聲音笑貌竊恭儉之名者發聲音笑貌從唯恐不愼而生則其爲恭儉也正侮奪之深也豈不侮不奪之謂乎

李衷一云恭者決不侮人則有謀即就是恭就是以幣交也是恭儉者决不奪人則撙節不用是儉即費出有經也是儉別有一等陽爲

恭陰為侮以虛拘為折節是也陽為儉陰為奪以屯
嗇為惜費是也推其心只是唯恐人之不順孟子誅
其隱而斷之曰烏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
為哉

嫂溺章

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即道也故程子曰權只是經
若舍道行權尚可謂權乎毙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
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到一道字見權
與道非二物須刻相離不得

教子章

聖賢論教子而曰易子而教論中才而曰養皆出成人材苦心處。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　疑此亦有感之言

一　事親章

章首雖四句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證之　事孰爲大守孰爲大是文章呌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爲事孰不爲守亦然有說必以守須事親者過泥　或問曾子守身得力見於臨終臨深履薄數語何以不言

而舉飲食細事曰此亦不細鄒東郭云只看數必字非曾子不能曾子直以己心親心聯貫爲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餐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在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詞也非一時口頭偶勉強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問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不守身者能得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

錢受之云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祿養多有毛義

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孝。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如曾子做裘耕。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於魯衛間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聖門雖曾閔二子不仕。夫子皆稱其孝。受之此論。從此覷破。但人子失身不獨在仕。守身亦不獨在不仕。理亦有可商者。　耿子庸云。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晳一段。往以爲沒緊要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

業。故窶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晳之意興襟度。高邁恢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群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即此而推之。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

管云、養志養體。學者亦毋太泥其評。先儒有言。曾子父子相反。蓋曾晳之學濶畧。曾子之學謹嚴。曾元亦有所受於曾子

也。曾子敝衆而耕、其貧可知、徹請應餘、正委曲以承父志耳。非力有餘也。其平日以忠恕體一貫、能忠於父、必能恕其子、故曾元之不請、必先有所發而然。其問有無因在。則見乎日之不問者常、而問者暫也。曾子以直道刑家。亦不與子之飾無因有而元遂直遂以應之耳。曾子誠養志之孝子、元方非養口體而不養志之子也。孟子欲標養志爲萬世法、不得不抑曾元。○二條卽非正解。亦不可不知。

格心章

疑問云、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二義做　補云、君仁二

句。緊頂格君心之非來。君心原自有仁義。原無不正。只緣有非。斯失其故。今非既格。便自無不仁無不義無不正。而國定矣。又云、仁便是仁。莫有不仁。義便是義。莫有不義。正便是正。莫有不正。如一色紋銀。器無毫忽銅鉛夾雜的一般。人不足三句一氣讀下首二句便覷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亦不可不知、

中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顒卬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

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輸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牿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爲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爲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曰吾從其諷者記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爲主不特此耳曰

既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

人師章

病在一好字。焚書云。孔子以前。豈無聖人。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師也。東西遨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正偶

然也。亦以遏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授以五千文耳。

不虞章

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　疑問云見人須是自有主意　本註脩已觀人二意並重更周匝。

一說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召毀。可見名之所在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取。此說却好。

易言章

此必有為言之耳。矣字亦有感歎氣。

一說責任責也不當任責所以易言所謂錢不出家言與之病不着身言恐之也

樂正子二章

饒氏云樂正子以因便作帶來是沒緊要事不知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倘薦引之則那時上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宋儒一事動輒說到薦用此極可笑處看來孟子無此意只君子小人自不同類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則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別有意必也　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眞有意藉其資糧輿馬之

便亦非所以諭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亦必爽然自失

不孝章

此章與上孟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儻父未至於必不可告君未至於必不可容而稍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姚承菴云舜之不告而娶也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禹之傳子爲可安天下也君子以爲猶讓也湯武之征誅爲救民也君子以爲猶揖遜也伊尹之放太甲爲祗承

湯命也君子以爲猶輔台德也周公之負扆臨諸侯爲待之長而授之政也君子以爲猶輔也若竊其似而實非其心則爲篡爲逆而已矣

仁之實章

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人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即此便是仁之實即此便是義之實由此而弗去之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本根之謂也有實必有華而

華非所以語實也。性不可見。而見於情與才。情與才之切實易見而無疑者。無如孝弟。故孟子拈出言之。嘗合不學而能章看。答問云。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眞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容容。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采。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兄而兄亦友其弟。和美一團。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不容於不生。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

知新日錄云、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生也。　初問云、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眞機。吾到心安意肯處、自然私意潛消。眞機萌動。孝弟有個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眞性。其伏也無盡。既得個端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眞愛眞敬。漸漸流出。漸漸滋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減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謂也。　朱子云、只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如何得樂。如何得生。　東遊

會紀云、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　曾登之云、味此章嘗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而知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謂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

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囿矣章內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眞有活潑無窮之趣非身有之安能形容親切至此故吾謂孟子之悟機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其深造自得見於樂之實樂斯二者一段〇愚按仁義禮智理也即是性也非性自爲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禮智之名亦因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始見假令未落於情四者亦安從而名之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則雖出於性而已入於情即孩提少長亦不可不謂之情也但是情之最初者耳叔子謂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固說得

太煞而曾先生謂一有則百有亦似以情初混性體不無幾微之情

天下大悅章

疑問云得親順親是大舜一生心事觀書詞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想他當時只知自盡其敬自治其身以爲感動之地並不曾責善於親此方是事親之道至瞽瞍底豫舜方遂却心事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皆不之知也自太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句不重化天下上要於其志化處見之如君子篤恭

乎與人爲善不重在與善上要於其忘與處見之天下非當草芥者舜亦非草芥天下者推原其心有如此耳　順非徒不拂親心而已也必親之心皆順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尤難　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非瞽瞍頑而天下疑慈歷山號而天下疑孝之謂人至此人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事各歸其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以理之至極處言非前疑而今定之說也

舜生章

獨言舜文者特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所以同妙

處舉一二以例其餘耳。舜文得志時位各不同行乎中國。各得其心之所是而合者自在。先聖二句是言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揆卽道也曰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只寬寬就舜文上結。而前乎千百世之旣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在其中矣。

子產章

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爲之後世相傳以爲美譚將有竊伯之驩虞而失王政之大體者故借以立訓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溱洧是書法曰聽政見舉國之事在手何必以乘輿濟人此句是案惠而不知為政句是斷下三節是解惠而不知為政　子產治鄭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何獨遺於橋梁或曰溱洧合流平時水及膝春夏暴漲奔騰十餘仞不可作橋理或然也孟子亦非就以此為王政特就濟涉一事言之見亦自有當舉之政不必藉此乘輿耳

手足章

輔氏云、此說特為齊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陳氏云、此是大都

說報應如此、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眞西山云、孟子爲齊王說則然、而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猶幸王之悟而追已也。曷嘗寇讎其君哉。　有故而去、趙岐註云、爲臣之時、諫納言聽、德加於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

無罪章

輔氏云、日可以者、言此時爲可也。過此將有欲去而不得去者矣。　孔子之臨河廻車、穆生之去楚元王。梅福之挂冠上東門。張升之解外黃、皆是此意。

君仁章

上章莫不仁義。就君身說。此莫不仁義。較說得寬。

非禮章

初問云、此亦是禮義。但是精微處欠分明。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耳。蓋禮義隨時事爲轉移。有今日爲禮義。而明日不可爲禮義者。孔子去齊王魯是也。在此爲禮義。而在彼不可爲禮義者。柳下惠魯男子是也。非平日辨析極清。而臨事又有化裁者不能。此全從學問中來。

此大人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正對曲謹之小人說。

中才章

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　原旨云樂字從養字來養則悠閒而樂若急迫求之但見其苦而越矣。

不爲章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裏。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意深可體會。　王弇州云、荊卿傳云、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言人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一說因人之易言故以利害懼之。

仲尼章

張南軒云、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況應山當而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不脫冕而行。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恆弑君。

沐浴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奸此賊仁義之尤者也　朱公遷云、仲尼不爲已甚君子依乎中庸二語互發、李英一云、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太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也注云非孟子不能以是稱之

大人者章

信果自是好的。但必之則傷義。大人惟義所在。則不必於信而自常信矣。不必於果而自常果矣。

赤子章

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未必其看之能辨也。然有是明者。不患無是能辨者。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未必其聽之能別也。然有是聰者。不患無是能別者。赤子之心。止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未必其知某事善。能某事善也。然有是不慮不學者。不患無是無不知。無不能者。人唯不肯認赤子之知能。卽是大人之無不知。無不能。故知識日增。天眞日減。不知大人者。

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非贊歎大人之驚奇。正指大人之平易也　湛甘泉云、今若說便以赤子之心爲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此卽是卽心卽佛之說。緊要只在不失二字。不失必須學問。◎此論未嘗不是。但聖賢立言。有論本體者。有論工夫者。論工夫則聖人亦無歇手。論本體則庸人亦是現成。此是以現成大人論耳。不失必須學問。是先一層意。語氣中卽不言。而其理未嘗不在。

養生章

嘗云、此言必有所爲。或破木若以美之疑。或解後衷

踰前喪之謗。俱未可知。

深造章

朱註云、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語自實地。人多有特其志意堅猛。精神壯強。而不以道者。亦不可以自得。如顏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未由曾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皆出於自然。非漸進之謂也。

一說、曾云、深造之以道。見非造之以識見。造之以藝術。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卽孔子時中之道。其源在於

性善。自得逢原。即逢性善之本源也又云嘗以後章楊墨子莫之所造反之楊子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可謂深造於義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謂深造於仁。子墨合於仁義以執中可謂深造仁義相須之學。而孟子皆不與深造之以道無他只爲其入門悟頭不清。了手結果無地也皆於性善一源欠透露而從見地念根上充拓耳故入狂入僞而難於成章

博學章

朱子云、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個約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聞了又要一個約去守他。　饒氏云未融時一個是一個。個纔融了便合做一個約。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之類。　疑問云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反說說字。根上說字來之詞。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必以近於口耳疑之。

以善章

此章稱王伯心術之精微處。服人之善。養人之善。善未嘗不同。而一則未能服人。一則可以使天下心服。無他有心無心故也。　以善養人如湯事葛舜善與

人同方是。

言無實章

一言僨事。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水哉章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

管云、學不務本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

幾希章

幾希是所争不多。然巳實有所指。卽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犬羊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管登

之指爲仁義之良心總是一樣。　君子舜以下諸人皆是。雖舜如下節。亦只可謂存之非不止存之之說。但反之之聖。操存之賢。亦不可不謂存之之君子耳。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日明日察日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卽以其所明察者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得分知行說。

張南軒云、行仁義。猶是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

禹惡章

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皆是指其心之精神處其精神能爲憂勤惕厲而不能爲放便是幾希之存也　禹好惡二字從微危之訓生來曰惡旨酒而好善言舉其一二以見其心耳非謂盡於此也餘倣此　顧朗仲云中卽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也舊作行政用人者非是　楊升菴云立賢無方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

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自後周以親親爲重。異姓爲輕。至其末年。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景屈子孫盤據。苗裔禪祚。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武蠢虣。皆據顯位。并部侯景。皆憤族姓之下。以釀大亂。立賢無方。眞萬世不易之良法矣。不泄邇不忘遠。是卽人情之易忽者。以見其用心之周密處。武王非必專用意於遠邇也。老蘇云、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漵。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朱子稱之。有不合之合。卽若合符節之合。是

千聖會合的眞源頭於此有不合行事必不能合所以要思非時異勢殊之說　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亦甚微

王者章

刪正云周制六年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跡不行於天下故曰跡熄非況指政教號令也天子不巡狩則太史無復陳詩之事而列國之風亡諸侯不述職則天子無宴饗之事而王家之雅頌亦亡故曰詩亡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之謂也若謂平王之時降雅爲風則正

月之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何哉。　此說本王鳥傷高新鄭說而小異之。似有理。又一說詩亡於陳靈。故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則又以無詩之日爲詩亡。非指平王也。併記之。　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跡降爲伯功。然春秋之名能尊王者。實桓文也。故孔子不能外桓文之事以取之。　管云、據胡傳之解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若謂筆者筆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魯史之舊文也。何以云其文則史。曰孔子雖筆削春秋。而未嘗動魯史一字也。不削曰筆。不筆曰

削。其文皆仍舊耳。蓋褒貶原史中之大義。而去取則出自仲尼耳。試考春秋中之特筆。莫大於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實召王而孔子爲之解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莫凛於趙盾弑其君夷皐。夷皐實趙穿所弑。而晉乘誅意以歸盾。魯史從原告之文而直書之。孔子爲之印曰惜也。越境乃免。此非史文一字不動之明徵乎。是皆述而不作者也。曰作。固孟子之權詞也。又曰竊取者何也。曰此見聖人守爲下不倍之篤也。非夫子不攷文。春秋雖不攷天子之文。亦嫌於攷一國之文也。雖曰義從魯史中取而取出卽成

世訓苟非無忌憚之小人孰敢倍諸苟非不踰距之聖人孰能援諸此知我罪我者之所以並存此書也安得不謙曰竊 一史官所書桓文之事耳才經宣尼之取是非顯白於天下如讀詩而了然於美刺之際也謂春秋爲逸詩也可謂桓文之事即王者之跡也亦可春秋其可以不作乎

五世章

刪正云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

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百世猶新。況五世乎。此亦本高說。趙岐云、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亦自說得好。管云、味五世而斬、是將斬未斬時語。蓋以去孔子未及五世自幸也。孔子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知孟子之沾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又云、孔子沒、子思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若親受子思之門、而乃曰私淑諸人、則孟子乃倍師之尤者。何以責

陳相哉。私淑中須隱然負得極大

可以取章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爲知有四端而擴充者言也常人則不能也可以取可以無取者爲常人之理欲交戰者言也賢人則不必也

一說事有判然可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渺忽之間必合下詳審個至當稍不審而冒然行之則傷矣此是教人精義之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謂

疑問云禮記黔敖爲粥以待饑者節云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即可以取可以無取等句之義。

其說亦妙

逢蒙章

通章只重取友上。是亦非有罪焉。已提出逢蒙在外下節亦只重孺子邊。孺子庾斯之事。孟子只就取友取之耳。未可謂合於義也。歸熙甫云自孺子言之。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

西子章

非則全掩其是。是則全掩其非。一念之間。何等危惕。
曰蒙曰齊戒沐浴下字俱有意　須知是說個影
子與人看

言性章

程子云此章專爲智發。今且從之。首節是欲人由性
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　以故言性。由利言故。是孟
子道性善宗旨。如指孩提之愛親。少長之敬兄。所謂
故也。然本之不學不慮來。所謂利也。利與故合下相
離不得。若舍利而言故。則過顙在山。象頑受惡。亦故
矣。豈可以言性乎。○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

也。下二節總見用智者。苟能順性而動。卽莫難治如水。而循其利便。可以得其故。莫難測如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得其故。自可以見其利所以者何。故與利不容分故也。安用鑿爲哉　苟求其故。只言故。不言利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舊說如此。愚謂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智是四端之一。非性之外。別有智也。以故證性。本利言故。自然而然。性無事也。識性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而乃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性之所以日晦也。不知順性之自然。雖以庸人

而可用神禹之智。雖星官曆家。而可以坐測千歲之遠。性之以利而貞。智之以不鑿而大如此。紛紛亦何爲哉。

公行子章

初間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太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存心章

直倒下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自反不在存心之後。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卽發以驗其存。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卽應以驗其施。 陽明云

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訪訕怨罵以至不道之甚無非我實受用得力處可以之爲禽獸乎、君子曰此亦妄人句是代君子說的話如說君子到此而說他是個妄人如此則等之禽獸矣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云云

近溪云先輩說此章難字不讀去聲直接至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愚謂節如舊說妄人三句非眞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

又進一步的工夫。無一朝之患即在有終身之憂內。有憂則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獨言舜者千古之遇橫逆而能格者無如舜。故特舉之。

管云、孟子言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最妙。然論到憂不如舜處。不過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脈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若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

有鄉人之耻。而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此論亦不可不知。

禹稷章

夏雲渠云、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顏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下面議論

聖人能爲道而不能爲地道者千古之所同亦一人之可得而自主地則隨所遇以寘之唐虞寘禹稷于饑溺之地。禹稷卽欲不饑溺不得。春秋不寘顏子于饑溺之地。顏子卽欲饑溺亦不得。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

叙

禹稷而曰是以如是其急也。繼之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意不重禹稷之能爲顏子而重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孟子隱然以戰國之顏子自負　二可也拔爲冏妙便見易地則皆然。

一說夏云此章疑爲楊墨而發。　聖賢之心。至公無我爲人爲已隨地而應未嘗倚着一邊也。被髮纓冠而往救之非摩頂放踵之謂也閉門非一毛不拔之謂也

匡章章

訂測云章中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而後

父。蓋責善起于子也。然則匡章之過亦大矣。而孟子
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
有出妻并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
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僞與秦交和
而即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啟得
罪於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及章子全軍而還。勸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
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
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

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齊稷下多橫議之士求全之毀豈獨一章子哉

武城章

一說此章亦宜重子思邊似無謂　余謂孟子以賓師居齊於齊國之事未屑屑然也景丑氏之徒嘗以君命召不俟駕責之不知爲賓爲臣道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故借此章發之

儲子章

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此語

原自是口頭話。

齊人章

由君子觀之。一氣直下語。由君子體出人情來。而見妻妾之可羞泣。直以齊人觀齊人。方恨術之不工也。何羞且泣之有。孟子指出所以二字。真醜態畢備矣。講錄云。朱履之客。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函谷之鷄。工部之郎。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山庄之犬。又不止齊人也。能不羞且泣乎。

四書說叢卷十四 終